

雪米莉 著

《男》字系列之一

男舞伴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

田力舞伴

田力舞伴

王健著

田力舞伴

男 舞 伴

雪 米 莉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男 舞 伴

雪米莉 著

•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

•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0 字数208,000

1991年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20,000册

ISBN 7-5039-0888-2 /I·437

定价: 4.50元

内 容 简 介

曼谷某歌舞团男演员、华裔青年阿林和女演员帕碧莲是一对金童玉女式的恋人。为了逃避老板对阿莲的垂涎，双双出逃。他们在曼谷街头流浪，不幸落入黑龙会头目川岛吉利手中。阿莲被诱奸做了川岛的情妇、阿林愤而出走，卖身做“人妖”，却又卷入一桩杀人案。从此，阿林和阿莲就被牵涉到潮州帮与黑龙会的争斗之中，成为帮派斗争的筹码和工具。他们从曼谷逃到香港，又来到澳门。始终摆脱不了黑社会的阴影，只能屈身在舞厅中当男女舞伴。后在三地警方的协助下，阿林和阿莲终于获得自由，但却失去了纯洁真挚的爱情。

本书是雪米莉“男”字系列第二部，以惊险曲折的风格见长，是一部催人泪下、令人回味的作品。

那些总以为读者大众
平庸无知的人，自己才平
庸可怜。事实上，正是读
者大众，选择和创造了
作家。

雪米芈



目 录

1	第一章	曼谷狼穴
40	第二章	青春玉女
68	第三章	人妖金童
97	第四章	香港黑巢
140	第五章	赌窟魔力
177	第六章	别墅血杀
211	第七章	澳门虎口
243	第八章	勇闯离岛
274	第九章	聚散依依
308	跋	天津行

第一章 曼谷狼穴



可以断言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不幸和哀伤，都源于爱。

差瓦力·林和帕碧莲刚刚相爱，就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。

木楼梯震得雷响，舞团老板气急败坏的吼声更响：“抓住那野小子和小媚妇就打！狠狠往死里打！——”

几个黑面赤膊壮汉，气势汹汹在这家华人旅店胡乱折腾，把木壁楼板几乎都拆散了。

“求求菩萨保佑，别把我这小店砸坏啦！……”店主在屋角双手合什不停哀求。

“快说！你把那个唐山崽和小美人藏在什么地方？不然老子放火烧房！”

“大老板，我实在不知道啊！他们昨晚才住进店里，就像一对从乡下来首都度蜜月的小夫妻……再说，小伙子也是华裔，我……”

“啪！”地一拳，灰发老头就满脸溅血。舞团老板气咻咻道：“妈的，可恶的华人都该杀！差瓦力·林，你小子胆敢勾

引我的女主角，就得死！”

在旅店顶层的小阁楼里，一对仅穿内裤裹衣的青年男女，正蜷缩一团瑟瑟作抖。响声每传来一次，他们就颤抖一阵，彼此紧紧攥住对方的手，似乎生怕被强力猛然拆开。

“差瓦力，我们怎么办？老板心狠手毒，肯定会打死你，还会把我交给他的心腹们强暴的，我……好怕！”帕碧莲是个清纯柔曼的泰族女孩，这种时候还温情依依。

差瓦力·林虽是初见世面的山地华裔青年，血管里毕竟荡漾着男子汉的雄性热汁，轻抚着女友白皙圆润的肩头，小声道：

“帕碧莲，别怕，熬过这一关就好啦！歌舞团中午前必须赶到芭堤雅，否则会误了今晚在当地大酒店的演出。他们可以抓住我们，但没有足够的时间，你放心，我的计划会成功的。”

帕碧莲还在抖索：“他们上楼来啦，就在楼板下面。林，你快逃吧！也许他们抓到我，就会罢手的……”

“别这样，你不是很想留在曼谷，和我一起寻求新生活吗？现在希望就在眼前，绝不能丢弃！你想想，歌舞团的老色狼会轻松放过你吗？你不但是他的摇钱树，还会是他任意作弄的小玩物！”差瓦力紧揪着她，竟扬高了声音。

“老板，他们躲在阁楼！”

“砰砰”两枪，把楼板打出两个大洞。

“快上！谁杀死唐山崽，我就把帕碧莲赏他玩一周！”

差瓦力带女友挪到阁楼窗前，俯望着邻近房舍的屋顶，紧张道：“我们只有跳下去，才有活路……”

女郎看看自己近乎赤裸的身子，怯怯道：“不，林，我这样子……更会给你招麻烦的……”

木板在嚓嚓作响，有人在用铁棍撬门。差瓦力不敢丝毫迟疑，奋力将木窗击碎，抱起苗条轻盈的女友就纵身猛跳。

“哗啦啪啦！……”一片瓦块和檐板的破碎断裂声。接着是枪声，撕破了曼谷唐人街黎明的沉寂。

差瓦力死死拥抱着女友温软的身子，他们一起从丈余高的中国式房檐重重坠下，幸好掉在一丛厚实茸软的花草上，才算没有受重伤。

他们还没挣扎起身，追杀者也跃上了那道房顶，朝他们举枪欲击。

一对男女紧拥成团，惊恐地盯着那个黑洞洞的枪口，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

就在这一刹那，一位身穿日本武士服的中年人，站在花圃间的一片绿茵茵草坪上，冷静地发话了：

“喂，要杀人，别弄脏了我的花园！”

枪手怒道：“你管得着吗？我这就杀给你看！”

中年人淡淡一笑，随手一扬，一把小刀就窜向他手腕，只听“啪啦啦”几响，那杀手枪被击落，腕部鲜血直冒。

“小子，你已弄脏了我的房顶，还不快滚！”

杀手吓得魂不附体，在房上连滚带爬逃之夭夭。追上阁楼的舞团老板，在窗口看得真切，一口恨气只能硬硬地咽进肚里。

“算啦！我们先去芭堤雅，以后再找机会和狗男狗女清帐！”

一切复归静寂，两个年轻人才感到曼谷初夏早晨的清凉。

方才救他们的中年人，赤着双脚，在草坪上有招有式地挥舞一柄日本长刀，其身手敏捷、心态沉稳，似乎对刚刚发生过的事毫没在意。

他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望着他，不敢贸然打扰，等他停刀收势，才轻叫一声：“先生……”

中年人把刀插在草坪上，微笑着注视他们，朗声道：“碰上我川岛吉利，算你们走运。是逃婚还是通奸我都不管，反正来者是客，当以礼相待。请吧，我们到客厅喝一杯，为你们压压惊。”

“川岛先生……”他们都觉幸运，感动得眼眶都潮润了。

这座庭院式建筑，乍看是中国式的，仔细一观察，才知它是地道的日本风格。那幢静立在小池园圃间的全木结构小楼，显得古朴典雅，犹如一首清淡的日本和歌。

有两个模样清秀的女仆，恭敬地守在门口，温顺地为中年人换鞋更衣。门外走廊里，还标立着几个着武士服的壮实青年，如同几尊青铜塑像让人敬畏。

他们猜不出中年人的真实身份，只隐约感觉他是一个非凡人物，单凭那气度，就可夺人心魄。

女仆送来一瓶拿破仑威士忌，和三只水晶般闪亮的名贵酒杯，柔声道：“主子，请用酒。”

川岛吉利倒满三杯酒，一杯交给差瓦力·林，两杯端在手上走向帕碧莲，用炯亮生辉的眼光紧盯着她，笑道：“好漂亮清纯的泰族女孩，你现在的脸蛋像洁白梨花，喝下这杯酒，就像朵粉红桃花了。我很欣赏你，你是天神赐予的美好生命。”

帕碧莲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隆起在亵衣下的乳房，那两团淡红的乳晕从浅白薄纱下明显露了出来。一阵心跳，未饮酒脸庞已先红。

中年人观赏她片刻，一口喝干那杯威士忌，对恭候一旁的女仆说：“去找两套衣服来，这位小姐，就用我女儿美子的吧，最好是刚从巴黎邮购的时装。这位先生嘛，只好委屈用我的旧衣啦，在曼谷，衣着体面的绅士，往往都是草包。”

差瓦力·林感到有些压抑，但又不能表露，人家到底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啊。他喝完酒，坦直道：“川岛先生，我叫差瓦力·林，她叫帕碧莲，我们都是清迈府民间歌舞团的演员，因为老板总是打她的坏主意，就商量好，利用在曼谷演出最后一场的混乱机会，带她逃了出来……”

“小伙子，小姑娘，你们先穿衣服吧。也许你们的故事能打动我，使我乐于帮助你们。”中年日本人温厚道。

在一间充溢兰桂清香的房间里，帕碧莲穿上一套纯白的巴黎新装，立刻显得风姿绰约楚楚动人。

房间里挂着一张川岛吉利的全身照片，他身着武士长袍，手抡长刀作挥击之势，那时年方三十，一副雄放英武的男性风采。

这印象深刻，帕碧莲仅瞥一眼，就再也不能忘怀。心也有些发热，似乎这个男人，曾在自己多梦多幻的少女之心出现过。

差瓦力·林被女仆引入一个大房间，立刻看到置于精美木架上的各种兵器，不由怔住了。他匆匆穿好衣服出来，面色微显苍白。他实在无法把那些利器，同一个气宇轩昂的中

年人联系起来，日本人为练武强身，还是有别的用途？他不敢多想。

川岛吉利已换了一套灰色西服，看上去年轻多了。他挺直腰板坐在硬木椅上，望着他们严肃道：“年轻人，你们第一次到曼谷来，可别以为这儿遍地黄金随处可捡。需要我帮助的话，尽管说吧，我乐于帮助与我有缘分的人。”

帕碧莲心绪一阵波动，乌黑的眸子粼粼泛光，看了男友一眼，轻声道：“川岛先生，我们……”

“我们早计划好啦，就在这条华人聚居最多的三聘街找工作。我会泰语和汉语，还会一点英语，加上我们都年轻，繁华的唐人街会有我们的立足之地的。谢谢你的好意，川岛先生。”差瓦力·林急切地打断帕碧莲的话，好像他们再留在这儿，会惹出祸事来似的。

老练沉着的川岛并不意外，他淡淡一笑：“这样也好，你们去碰碰运气吧，看看这座东方天使和宝石之城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生存。我们日本人讲信义，有言在先，碰到麻烦，可以回来找我，也许我看在帕碧莲的娇美脸蛋上，能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”

他的锐亮目光，一直没有离开泰族女孩那花瓣样艳丽的面庞，不掩饰瞳孔里的热切欲望。

差瓦力·林心身一颤，拉起女友的手，就往外面走。门口的日本汉子们都静立着，更增添了这座庭院的森严和神秘。

川岛吉利端坐椅上一动不动，好像刚才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
院宅大门外，就是华彩纷呈的三聘街。当曼谷初建时，一世王就划出这条街专供华侨营生。二百年来，它已发展成一

公里多长的繁华街道，是全泰国最庞大最繁荣的市场。

出于华裔的本能，差瓦力·林一见街景就亢奋地叫道：“哇，这里多美多好！帕碧莲，我们的新生活，会像鲜花一样，在曼谷的太阳下幸福开放。”

可帕碧莲还没从刚才的气氛里回过神来，小声抱怨他：“林，你不该拒绝川岛先生。我们身无分文，又人地生疏，想在曼谷这种地方过日子，一切都很难的啊！”

“哼，”差瓦力板着脸道，“我看着日本佬那双色迷迷的眼珠，就知道他居心不良！碧莲，难道不相信我？只要能让你过好日子，我什么事都能干，什么苦都能吃！……”

帕碧莲被他说得心热身软，依偎着他笑道：“不相信你，我肯冒生命危险跟你逃出歌舞团吗？阿林，你不该那样看川岛先生，他都是可以做我父亲的人啦！也许有点喜欢我吧，你就醋劲大发，往后要把我像鸟儿一样关在笼子里，不许见任何对我有好感的男人吗？”

差瓦力揽着她细小柔韧的腰，有种欢畅的满足感，温柔道：“亲爱的，你当然是我的小鸟，我要把你关在心房里，像神灵一样供奉。……”

帕碧莲闻到一股面包烤房的香味，心里忽地很空很乱，笑容没有了，眼睛沉沉地望着地面，情绪低落许多。

华裔青年也受到食物诱惑，感觉到很真实的饥饿，却硬挺着轻声说：“碧莲，面包会有的，就凭我年轻力壮，也能很快找到工作，你等着瞧吧。”

姑娘自然希望他们能交好运，可在店铺林立的大街茫然乱走，内心总是空空荡荡的。

尽管如此，希望仍是太阳，照耀着两颗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心灵。

他们路过一家店面堂皇柱镂龙凤的中国酒楼，见到侧门停着一辆运货大卡车，正有几个壮实的青年在搬运一袋袋很沉的大米。

差瓦力振作精神，走过去对一个工头模样的汉子说：“大哥，这下力活儿，能让我干干吗？只想给我小妹挣一顿丰盛午餐。”

那汉子斜睨着他，调笑道：“小子，你是哪帮哪会的大佬？到老子的地盘上指手画脚来啦！嘿嘿，想用大餐来讨好你妹子，倒不如大哥来陪她玩玩乐乐，就是去泰皇宫酒楼吃宴席，让穿滑轮的俊小子伺候她也行啊！”

帕碧莲见他流里流气，心头就怕，用清迈土话，小声道：“林，我们走吧，我看他们不是好人……”

“嘻嘻，老子们就不是好人！给你们说，曼谷的好人太少而且都在菩萨跟前假装君子圣人呢！小姐，跟我们兄弟玩玩包你领受好多新鲜花样，开心欲仙呢！哈哈。”

一个脸上沾满白白米粉的家伙，窜上来就在帕碧莲胸前捏了一把，还涎着脸挑逗她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差瓦力·林用身体护着女友，握紧拳头厉声吼道。

帕碧莲又骇又怕，贴着男友身子像片风中树叶一样瑟瑟抖动。

“算啦，老歪。人家穿那么名贵的时装，肯定是阔小姐让保镖来寻咱们穷哥儿们开心的。快干活吧，你这色鬼也算尝

到软馒头的滋味啦！心酥了，还是心软啦？哈哈，我们是一群狗，就改不了吃屎！我们是一群男人，就改不了玩女人！干活吧，癞蛤蟆总他妈的想吃天鹅肉！”

那工头把老歪的衣领拧着一扔，他跟踉几步就跌倒在米袋上，围观的人不由放肆大笑。

两个青年赶快抽身，逃离这危险之地。遭受羞辱的碧莲眼泪汪汪，但她强忍着不让泪珠落下来，这样会动摇男友信心的。

在一家规模不小的宾馆门外，竖着一块招聘侍者的小牌，那牌上的汉泰两种文字，使差瓦力分外激动：“你看，碧莲，我们的机会来啦！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他们会录用我们的，快走。”

穿着近似警察服装的门卫，听他们说明来意，倒是非常客气：“请进吧，主管客房部的张先生在大厅左边的办公室里，他正为侍者不够发愁呢，祝你们好运。”

通过一扇全玻璃的自动门，步入光滑洁净的大厅，看着那些金色泛光的大圆柱，和造型特别的水晶大吊灯，两个初入大都市的青年，真有种进入了皇宫的感觉。

“啊，这儿比舞台还华丽阔气，能留在里面工作该多好！”帕碧莲由衷地说。

差瓦力在准备言词，并决定说中国话，只要能打动那位同胞，他们就有了希望。

客房部张主管是个秃顶的老头，有对鼓鼓的金鱼眼睛，看人的时候瞳仁一动不动，有点吓人。

他听差瓦力说明来意，用眼珠盯了一男一女很久，才慢吞吞说：“我们宾馆正需要你们这样又年轻又漂亮的人员，何

况我们还有唐山同胞之情。不过，阿林，你和你的女朋友得有保人，还必须交两笔数目不小的保证金，这是老板的规定。”

如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桶冷水，全无宋干节（泼水节）的欢快，差瓦力·林和帕碧莲都呆住了，身子顿时发冷发僵。偌大曼谷，他们举目无亲，此刻饥肠难填，更别说什么保证金了。

帕碧莲触了触阿林的手，示意他离开。可充满失意苦恼的青年仍不甘心，对秃顶老头说：“张主管，我们可以先干活，不要工钱，能有饭吃就行，求你想想办法。”

老家伙的金鱼眼盯着帕碧莲，像在观赏一件工艺品，上上下下看得很仔细。那多皱的唇角，渐渐浮起淫邪的阴笑。

“嘿嘿，小子，你也真狠心，让这位大家闺秀似的女孩，去干粗笨磨人的女工活儿。唉，红颜如花，可娇可怜，我就帮你们一把，让她留在宾馆。也许我们老板会欣赏她的姿色，给她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呢。”

“那他怎么办？先生……”帕碧莲焦急道。

“哈哈，他这小子，年轻力壮，湄南河码头上的苦力活多着呢！”老秃头眯巴着眼睛，浪声道，“我的小美人儿，你想在曼谷活得开心，又想立贞洁牌坊，真是太天真啦。来吧，跟我去见老板，如你运气好，他会把你当玉佛供奉呢。”

差瓦力越听越气，拉着女友就往外走。刚到门口，就被两个壮汉拦住，其中一个噙声道：“臭小子，你可以滚，小美人儿得留下，我们老板就喜欢这样的青春玉女。哈哈，水嫩如花，经不住几捏几揉啊。”

“流氓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竟敢抢人！”阿林愤怒已极，